四友齋叢說摘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友齋叢說摘抄

(二)

何良俊撰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六

四友齋叢說摘抄三

史三

庚申歲南京兵變殛殺黃侍郎懋官懸其尸於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憾猶未釋自下攢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大衆擁至中府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驢遁逸去人情洶洶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燒刼則事不可解而貽禍於　朝廷者不小矣幸劉誠意招誘至小校塲戶部出銀肆萬分給之衆稍定是日余適

携酒於鷄鳴寺請袁吳門尊尼在寺後岡上親望見軍士以戲捍擊魏國紗帽誠意慰諭移時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備知其始末葢黃侍郎在户部不知大體但欲爲　朝廷節省是歲南京適大疫死者甚衆各衛支糧時軍士有死者則報開糧黃侍郎見各衛糧數内無開糧者則怒責掌印指揮曰各衛死人汝衛中獨不死人耶此語喧傳於里巷中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每一查勘動經數月故軍士怨入骨髓則黃侍郎之死實不爲過但係是　朝廷大臣而軍卒擅自殺之此亦堅氷

之漸也安可置而不問苟以爲罪不加衆當先下一詔令暴黃侍郎之罪赦諸軍無效繼遣科道二人勘處封御扶杖爲首者數人其亂逆尤甚者杖死然後撫諭諸軍申明約束曉以大義則人心自定若守備與參贊機務者則受　朝廷重寄　祖宗根本之地係以安危如户部果刻減軍糧當豫先聞奏若素能撫馴將士結之以恩臨時曉諭人必帖服今既不能發奸於未變之先又不能彌亂於既變之後國家大事幾爲所敗此雖挫尸猶不足贖罪縱時宰私其親暱或納其重賄猶當逮至

京師罪而釋之余時在南京日使人偵探問駕帖曾到否乃竟寂然不問使國法大壞何以警各鎮何以告四方何以示來世耶

余在南都時家中因倭寇之變避難來依家口頗衆時糴倉米以繼食買軍家籌到倉會支祐到時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穀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幾半又加以黃侍郎之苛細遂啟庚申之變繼此呂沃洲爲總督因見訪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時時到倉巡視各管倉王政祐皆遵守約束收米

皆不苟後一年餘一主政徽州人在倉收糧納鄉人之賄糧只二百餘石而入棟穀幾三四十石矣此倉中人親爲余道之

余致仕後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與鄉人遊處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詳大率兩京官各有職掌與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貨物皆是令家人和買余初至時尚然至戊午已未以後時事漸不佳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他物類是舖户甚苦之至於道中諸公氣焰熏灼尤爲可畏有一

道長買橙丁一斤其價和買只五六分耳皂隸因詐銀五六兩南京皂隸俱是積年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其家計算若往交納差人要錢至衙門中門上皂隸要錢書辦要錢稍有不到又受責罰不如買免爲牽遂出二三錢銀與之一家得銀復至一家京城中糖食舖户約有三十餘家遍歷各家而其人遂厭所欲矣時潘笠江爲工部尚書錢景山爲大理卿余告之曰公　朝廷大臣凡生民悰舒地方利病安得坐視而不言南

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官幾二百餘員此風一長民何以堪不但軍家殺黃侍郎百姓亦將搒戈矣二公毅然任之後月餘往見笠江笠江問近來外邊事體何如余對以仍舊如此笠江曰吾極口與王印巖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須竪一牌於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告首官即參奏革職皂隸問發邊衛充軍庶可以少息此風但出榜文何益於事王掌院亦號清嚴有風力然竟不能了此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上江二縣有統屬凡有燕席俱是兩縣坊長管辦有一

道長請同僚遊山適坡山一家當直是日十三位道長每一箇馬上人要錢一弔一弔者千錢也總用錢一萬三千矣尚有轎夫擡扛人等大率類是雖厨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以不潔之物置湯中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喫午飯方纔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攢盒添換等項賣一樓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繫死一人投水死國家之事可爲寒心此事余親見之

南京一家造廳堂買過梁一對乃桕桐者夾材也巡

城某道長方欲製卓聞之甚喜即起眾願之心遣一人諭意其家不欲與不待卜吉當夜即竪桂以梁置桂頭上以為可絕其望矣此道長聞知即差皂隸領夫役於桂頭上放下一直擡去

南京各衙門擺酒吏部是辦事官吏户部是籮頭與攬頭禮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會同館馬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頭太常寺是神樂觀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擺酒一卓給銀二錢刻剥者止給錢半但求品物豐備皆穢濫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則諸客皂隸攘臂而至客

行稍速碗碟皆破失無遺名雖讌客實所以啖皂隸也衙門中官員既多日有讌席人甚苦之時楊崑南在科中余語之曰公之嘽笑即可以轉移風俗矣公請各堂上官但用菓五頂肴五事令家人買辦於本衙供具則堂上官誰敢差人辦酒堂上官既不差人則各屬官誰敢差人辦酒如此則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貲人人將焚香戴公矣此事雖小然頗任衆怨故卒不得行

南京各衙門唯翰林院最清苦既無職掌亦無夫役如公堂酒之類是自家出銀令家人買辦乙卯年

攏瀛州會亦是自備銀十兩央東城羅兵馬設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隸者故其人

獰惡之甚縱考功不以之爲耳目然此輩皆積年

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羣類又多轉相傳播其言易

售故各衙長官但能打皂隸則爲有風力者矣然

數十年來無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細責人而不問其大者夫天之

立君與人君之所以求賢審官布列有位者無非

爲萬萬生靈計也今貪殘之人贓賄狼籍魚肉百

姓至於糜爛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問好以閨房

細事論罷各官夫閨房之事既曖昧難明流聞之言又未必盡實縱或得實則於名教雖若有虧於朝廷設官之意亦未大戾較之貪墨之徒相去蓋萬萬矣今之進退人才者顧詳於此而畧於彼未知何謂也

金子坤大輿舍詩乃父爲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嘗對余言王思獻瓚爲南祭酒日嘗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約司業夫人同往鷄鳴寺看月當時法網尚寬科道無論之者主亦不以此損名後官至禮侍卒謚文定使在今日則論者交至矣

兩京小九卿衙門首領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獨無印見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僉名回各司手本於事體頗覺有礙或以爲翰林院原隸於禮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國子監皆隸禮部亦只是首領官行不應翰林院獨是堂上官與各司對行蓋翰林院乃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職講讀有講讀廳修撰編修在史館檢討有檢討廳五經博士則以專經待問典籍則掌中秘書侍書則以簪書者充待詔則或以工畫或以能棋各守技業以備祗應獨孔目無專職總領一院之事以聽掌印學

士之政則孔目實首領官也但翰林院最爲近幸若品級又尊恐嫌於偪故學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遞降至待詔秩從九品則孔目正應爲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門司務只九品則孔目只應未入流此皆　朝廷親幸之臣豈當以品秩爲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當有印則給以條記行亦無不可

余授官後見呂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門中凡有公舉則自介翁書名起至汝而止有公會則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門中舊規也後至翰林

訪沙孔廳沙不在呼衙門中人訪以衙門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虛設惟閣下老爺到任或考滿日來坐之餘日無人坐掌印老爺亦只坐側邊第一位則知此正是大學士衙門部寺皆帶衙東閣乃其直房耳又聞孔目常在閣下祗候凡各官至閣下見閣老者皆孔目爲之通謁此得之所聞然南北事體不同余不曾在北不知其果爾否也

余在南翰林獨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見官欲其避馬余曰豈有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乃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參便參要考察則

考察去耳不能委瑣以苟全也某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體卒不避後吏部亦無柰我何

余嘗元旦至各衙門投刺刺上書侍生時杜拯爲文選郎中獨不受謁令皂隸送還原帖因舊規小九卿衙門屬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與彼同是朝廷侍從之臣且科貢皆正途即我歲貢時不知此輩曾入學否夫取科第固有幸不幸其學業未必盡能出我上豈有白頭一老儒向新進小生處稱晚生耶此則其所未能也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於當事者明日書官銜帖遍送吏部諸公時趙

大周尚在吏部見官銜帖怪問之余語之故大周曰諸人亦太俗乃欲向公處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嘗語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來訪上午輒至至午將喫飯始去某造見亦然每一遇則疊疊論辨留連不能已舊規凡小九卿之屬見小九卿堂上官皆側坐余欲執此禮先生曰人生處世豈無朋友我與公朋友也幸勿以此處我

沈十州轉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至通政司請先生到衙門署事先生曰有公在何須我

徃竟不至後數月全九山自北來掌院印

余初至南京時見五城兵馬尚不敢用帷轎惟乘女轎道上遇各衙門長官則下轎避進人家雖遇我輩亦然不三四年間凡道上見轎子之帷幔鮮整儀從赫奕者問之必兵馬也遂與各衙門官分路揚鑣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司官而已蓋因有一二巡城道長欲入苞苴有事發五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即爲其所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托道長之勢而恣肆無忌若此乃知　朝廷之體皆爲此輩人所壞可惜可惜

許尚寶仲貽言吾幼年做秀才時見親識人家有事則以幾百錢謝兵馬今則大天平兌銀子矣大是可駭事

余嘗以除夕前一日偶出外訪客至內橋見中城兵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問之曰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余與各部諸公往來初不見有此一日張一梧設客客滿坐余戲語之曰你們兵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院致仕孔目權三四箇月印否衆皆閧堂

南京各衙門長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甌其讌客行酒

亦只是尾盞獨盛儀制唐張兵馬鳳岡供茶用銀鑲甌行酒用銀杯盤此亦得之創見者也

辛酉年余移家來蘇後有人從南京來余問之皆言自賽處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諸不法事大加禁革今百姓已稍得息肩矣蓋天下之事未有極而不反者極而不反則將奈何然祛奸革弊亦自不易蓋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擔當能任怨不計毀譽終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蓋　祖宗之法特設立三法司凡各衙門之事干係刑名者

即參送法司而各衙門不得擅自定罪無非詳刑慎獄之意今各衙門尚參送而巡城有事徑發兵馬司取供此則道中之新例而非祖宗之成法矣然事關科道誰敢言之

皇甫司勳言我初入仕途時見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儀貌凝重或神宇清徹者與諸司官不同今不問其人但資性伶俐巧於進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學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問其人但御史肯開口講道學者即點提學矣夫銓綜羣才使賢愚各得其

任布列有位而庶務畢舉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經術養士氣俠英賢輩出以需　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學事也故此二者所關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勢之所趨雖賢者不能挽之也

董幼海轉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時過吳門見訪余語之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過於重守令之選亦莫過於守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故縉紳輩凡有志與　朝廷幹事與百姓造福者獨守令可行其志若遷轉太速則自中才以下一切懷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後庶乎民風土俗可以周知

今守令遷轉不及三年則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矣故雖極有志意之人不復有政成之望亦徃徃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則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選科道當於部屬中推舉不當逕用新行取諸人蓋取到天下推官知縣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則在輦轂之下與吏部聲問相及其人易知且歷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驟至通顯者不同或者以爲在京城則易於鑽刺恐長奔競之風人但知在京城者易於鑽刺而不知

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鑽刺尤易爲力耶況在內鑽刺者顯著而易張在外鑽刺者隱晦而難見且往往由徑路而進驟至科道上司慮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無所顧忌於政體不無有妨第三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須簡要清通何必揷籬豎棘令澆競之徒凡至吏部打關節者豈相見時納賄耶盡是懷暮夜之金耳則白晝顯然交接有何不可況與士大夫接見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與之言論或試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則長短亦可立見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

之利害生民之慘舒其有益於　朝廷政體者甚大又何必以閉關謝客者爲得耶幼海深以爲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轉太僕少卿去矣

今之撫按先生有第一急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南直隸巡撫下有縣幾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南百姓可免流亡而　朝

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孰有過此者哉

周文襄公年譜與顧文僖公傍秋亭雜記凡作吏於蘇松而與有錢糧之責者不可不人置一冊於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由今日論之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謂不衆矣民安得不貧哉海剛峯欲爲之制數度量亦未必可盡非但海性既偏執又不能詢謀諮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驟故遂至於僨事耳

海剛峯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一漢子但只是有些風顛又寡深識動輒要煞癩殊無士大夫之風耳

海剛峯第一不知體既做巡撫錢糧是其職業豈有到任之後不問丈田均糧不清查糧里侵收却去管閒事

海剛峯之意無非爲民爲民即爲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刁詐之徒禁之猶恐不緝況導之使然耶今刁詐得志人皆效尤至於亡棄家業空里巷而出數百爲羣闕門要索

要索不遂肆行劫奪吾恐更一二年不止東南之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風稍息然人心動搖迄今未定也

海剛峯愛民只是養得刁惡之人若善良百姓雖使之詐人尚然不肯況肯乘風生事乎然此風一起士夫之家不肯買田不肯放債善良之民坐而待斃則是愛之實陷之坎也其得謂之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後復有辯本疏中言今滿朝皆娼人也其言雖爲切直然豈可謂泰無人夫卿相則雍雍百僚則侃侃古盛朝事也豈有滿朝之人終日忿

忽爲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國固自有道豈有既斥之娼依棲門庭但去尋鬧古無此事亦是不識體耳

皇甫司勳子循常語余曰小時見林小泉廷檟爲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決公餘多暇日好客喜燕樂每日有戲子一班在門上伺候呈應雖無客亦然長吳二縣輪日給工食銀伍錢戲子既樂於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處處禁戲樂百姓貧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應之曰公奕葉簪纓處通都大邑之中所見如此固不爲異余農家子也世居

東海上乃僻遠斥鹵之處自祖父以來世代爲糧長垂五十年後見時事漸不佳遂告脫此役此髫齔時也後余兄弟爲博士弟子郡縣與監司諸公皆見賞識此役遂不及矣然嘗憶得小時見先府君爲糧長日百姓皆怕見官府有終身不識城市者有事卽質成於糧長糧長卽爲處分卽人人稱平謝去公稅八月中皆完糧長歸家安坐至十月初又辦新歲事矣先府君每對人言我家五十年當糧長自脫役之後絕足無一公差人到門者蓋以五十年內錢糧無升合虧欠也此時百姓十一

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農作至夜帖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來即有戲劇我輩有識後即延二師儒訓以經學又以樂工二人教童子聲樂習簫鼓絃索余小時好嬉每放學即往聽之見大人亦閒晏無事喜招延文學之士四方之贊日至常張燕爲樂終歲無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無完衣腹無飽食貧困日甚奸僞日滋公家逋負日積歲以萬計雖縉紳之家差役咎至徵租索錢之吏日夕在門其小心畏慎者職思其外終歲惴惴卧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

之條舒君子可以觀變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錢糧分毫無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後漸有逋負之端矣憶得是歐石岡變論田加耗之時也先府君即曰我當糧長時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錢糧遂不清第二年即復論糧加耗而錢糧清納如舊夫下鄉糧只五升其極輕有三升者正額五升若加六則正耗總八升今每畝加耗一斗則是納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額其理已自不通若上鄉譬如正額三斗加六則每畝該納米四斗八升今論畝加一

斗則是止納四斗已減八升若是正額四斗已減一斗四升矣夫下鄉增重錢糧不清亦自有說若上鄉減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蓋周文襄公巡撫一十八年常捨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朴老農則攜之與俱卧於榻下待其相狎則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爲論糧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賚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作文襄年譜所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蓋不虛也今爲歐石岡一變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

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之意哉

府縣若要錢糧起總第一須禁糧里侵收苟能搜訪侵收之人籍沒其家產從重問遣則錢糧逐年起總矣蓋各里派徵錢糧譬如本户該徵白銀十兩但納串二三兩與糧里收去銀三四兩則糧里絕不敢至其家催辦矣其間刁猾之徒又皆觀望以此挾持糧里復不敢至其家催辦則錢糧何日得清此皆　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資此輩漁獵或累年侵收買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通負日積每歲以十數萬計其有告首在官者但發老人查

勘寅緣買免復不深究則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閭閻無賴之徒有用銀二三十兩買免公務糧長者上虧國課下殘民命此天地間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愛於此輩哉

余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爲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爲鄉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

蚕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爲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至若　太祖所編户口之數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則是一里總一百户今積漸損耗所存無幾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編里長之說則當就其中斟酌損益通融議處或并圖可也或以富實者僉替可也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户復三四人朋十里長則是華亭一縣無不役之家無不在官之人矣

況府縣堂上與管糧官四處比限每處三限一月通計十二限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爲之寒心哉

夫量田必須先正經界孟子之論井田亦曰正經界先須令各區糧長踏勘報出某區某圖有田幾坵盖東西兩鄉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爲一坵每坵編作一號逐坵畫作圖本其尖斜凸出凹進之處照地形畫出攢冊一樣二本送道然後差官丈量畱一本在道發一本與丈量官但總量一坵

大數不必逐片細量矣總量一坵則官既省力亦易明白況一坵之田業户非止一人雖最狡猾之徒亦誰肯豫先出銀與衆人買囑耶則亦可免作弊矣然後將逐坵步口細數一一塡註送官官府令善算者總算其圖天字號一坵田幾百幾十畝地字號田幾百幾十畝逐坵既有總數然後撮各坵之數爲一圖總有圖總則撮各圖之數爲一區總有區總則撮各區之數爲一縣總如是我已執左契而一縣之田盡在我指掌間矣然後責令各圖里長聚集業户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

若里長有業户不到而朦朧量報者許人告首處以重罪亦要取業户連名執結夫既有一坵總數在官後須要合着總數況業户公同在此若讓別人一步則自家喫虧一步矣豈有毫髮之弊容於其間哉余以爲力省而功倍不數月而定矣

西鄉之田地低而水廣易於車戽一坵之田有多至數百畝者故雖包岸一步而腹內之田尚多亦不甚喫虧若東鄉之岸甚高去水幾一丈田塍稍闊則車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溝漊間之若每邊包岸一步則去一丈二尺所存唯十之六七

矣得業之田能幾何哉其勢斷不可行

西鄉之田甚得水利每魚斷一節常年包銀有多至五六十兩者其尋常河港與人牽網亦取利一二十兩今畧不問及而東鄉之田岸下畧有菱蘆即飛弓一步夫些少菱蘆但可以供數日燒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實田起糧如此寃苦當何所控訴耶況業户用錢者則有菱蘆者算作無菱蘆便不飛弓不用錢者雖無菱蘆算作有菱蘆便要飛弓小民無知何從辨別是自立名色自開孔隙以與公正良民作騙局矣東鄉又立積水河與魚池

二檢名色積水河則四畝作一畝魚池則二畝筭一畝夫積水河本爲旱歲救田高鄉若一月無雨苗必稿灾則國課從何而出故積水救之無非爲朝廷計也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筭作實田今四畝亦包一畝之稅矣魚池則積水河之稍大者以其稍寬可以養魚遂用工本銀買魚苗畜之若數年多雨魚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無水則數畝之池車戽立盡而魚即稿死且五六月中無處可賣皆臭腐棄去雖本錢亦無覓處與西鄉魚斷不下種子而坐收數十金之利者益天壤不同

矣今二畝作一畝實田徵糧則人心其何能堪況今試以積水河爲魚池魚池爲積水河即使公廉清正之官親至其地踏勘亦何從辨之今但憑公正與良民開報使良民公正皆伯夷史魚則可今叔季之世人心滋僞而望一區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魚則何伯夷史魚之多耶況成此大事不幾一人吾恐終不能無遺憾也

夫均糧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處皆已均過而松江獨未者蓋各處之田雖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懸絕者夫東西兩鄉不但土有

肥瘠西鄉田低水平易於車戽夫妻二人可種二十五畝稍勤者可至三十畝且土肥穫多每畝收三石者不論只說收二石五斗每歲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東鄉田高岸陡車皆直竪無異於汲水稍不到苗盡稿死每遇旱歲車聲徹夜不休夫妻二人極力耕種止可五畝若年歲豐熟每畝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黃荳四五斗耳農夫終歲勤動還租之後不穀二三月飯米即望來歲麥熟以爲種田資本至夏中只喫麪麥粥日夜車水足底皆穿其與西

鄉喫魚乾白米飯種田者天淵不同矣文襄巡歷既久目見其如此故定爲三鄉糧額加耗之數以爲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則文襄於東鄉之民非有親故何獨私厚之耶夫既以均糧爲名蓋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爲不均也小既均之後其爲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爲民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蘇州太守王肅齋儀牽糧頗稱爲公然崑山縣高鄉之田糧額加重田皆拋荒而冉直一帶熟區與之包糧華亭縣清浦荒田亦是熟區包糧今下鄉之

糧加重則田必至拋荒若要包糧又未免爲上鄉之累矣

孟子曰夫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今歲均糧之時偶值水災故又創爲低薄之說　祖宗時不聞有此周文襄時不聞有此何故從空生出而不知西鄉水年之低薄即旱歲之膏腴也東鄉水年之成熟即旱歲之斥鹵也然　祖宗時與文襄時不立此名色者蓋因校數歲之中今時立此名色者但據一時所見也據一時之見而欲立萬世之規恐終非謀國之長算也況東鄉田本瘠薄故糧額原

輕西鄉田本膏腴故糧額原重今東鄉已與西鄉包糧甚多而獨於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說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災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歲東鄉之田一望皆斥鹵則又將重均一番更立斥鹵之名耶

鄭九后爲同知時某甚蒙其知愛時某尚寓蘇州每歸往見卽再三言曰公高人也久寓他郡此有司之耻也必强公歸以爲地方之重已巳年余移家還松而九后適有量田之命余卽語人曰九后舉止詳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愛人亦欲人人仁

愛之但少剛決易爲人所欺此舉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終爲九后之累也後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設誓余聞而笑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況要盟者無信乎此　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誰敢不肅乃必假之盟誓耶夫　朝廷赫然顯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無據之神彼亦何懼哉卒之法不畫一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閏屋而糧額加重小民家家受禍謗議喧騰今上司與府縣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革樂因循耳然百姓疲

困日甚極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豈無釐正之日耶

人言始創低薄之說蓋因當事之人要做人情奉承權勢尋思無計因與吏胥商確一楊姓者偶進此說遂奮然行之然此係是　朝廷大計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豈有天道人心者哉自此門一開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納賄幾萬今查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謂縱使官府貪殘不過害及一人稍濫及亦只是一時而已若錢糧作弊飛灑各區則是家至戶到無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孫

孫賠賊日久至於轉死溝壑皆由於此人但言衆輕易舉而不知積羽之能折軸耶陰陽之大莫甚於此且此係是　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茂視國法任其私情轉移自由輕重在手則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當與無上者等則是　太祖剥皮楦草之刑豈非專爲此輩耶若非及今改正則民怨未息而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聞太府李葵庵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說將田上所免糧補東鄉魚池積水河之額俄有調官之報遂不果行此是東鄉百姓無福也

余始創爲經緯二冊之說今亦采用之但當時不曾講求失其初意蓋經冊是户冊即　太祖黃冊以户爲主而田從之户有定額而田每年有去來緯冊乃田冊也以田爲主而户從之田有定額而業主每歲有更革田有定額則糧有定數每年只將經冊内各户平米總數合着緯冊内田糧總數照會計輕重派糧則永無飛走隱匿之弊矣

經冊圖式

一户某人

人幾丁

田幾頃幾拾幾畝

上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中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下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此户冊也卽　太祖所定黃冊凡徵糧編役用之每年推收過割各圖逐一開註送縣會計其數查算明白攢造一冊據此徵收庶無脫漏若一户而各區納糧則吏書得以出入隱弊而其弊不可勝言矣是卽舊規所謂白冊至十年後大造黃冊之時亦有依據將第九年之冊爲主再加查審不甚費力二冊俱要各圩里長編造蓋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業户佃户里長必自知之若佃户還此人之租而田在別人名下卽係詭寄極易稽查若里長造冊通同容隱嚴爲禁約處以重罪亦可以革詭

寄影射之弊矣

緯冊圖式

上鄉某區田總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某圖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中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下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此田冊也各區各圩之田皆有定額如有買賣易主即照經冊各人户内扣改佃户姓名各圖查算明白送縣攢造發與管糧官將經冊内各户上鄉田糧合會緯冊内上鄉糧數經冊内各户中鄉田糧合會緯冊内中鄉糧數經冊内各户下鄉田糧合著緯冊内下鄉糧數查算明白務要相同則安得有弊容於間今不放收除必要逐區還糧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徵收甚至一户之田有數十處分納者其各户田少之處亦有止納壹貳錢者煩

費百出且頭項太多官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冊之式一定則奸弊可以盡革官府何不從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東鄉之民勤而耐勞西鄉之民習於驕惰東鄉若經旱災女人日夜紡織男子採掐而食猶可度命西鄉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斃此則驕惰害之實自取也然長民者無術以驅之勤獨柰何哉

初立清浦縣時余偶至南京即往拜東橋東橋問曰賢府如何又新創一縣余對以青龍地方近太倉州離府城甚遠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多有人建

議以爲若立一縣則居民漸密水利必通而荒田漸可成熟矣故有此舉東橋卽應聲言曰如此則當先開河不當先立縣畢竟立縣後水利原不通而荒田如故縣亦尋廢乃知前輩論事皆有定識不肯草率輕有舉動也○青龍自唐宋以來是東南重鎭也相傳有亭橋六座亦通海舶由白鶴江導吳淞出海宋時設水監於此蓋以治水利兼領海舶也宋時賣官酒酒務亦在此處江南所賣官酒皆於此製造入我　朝來水道湮塞而此地遂爲斥鹵矣　祖宗時松江舊有水利通判一員謂

之治農官嘉靖中以爲冗員已經裁省矣　朝廷糧餉取給東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於農農之耕種全賴水利則治農官其可以爲冗員而裁革之耶今淸浦縣既立不廢當奏復水利通判於靑龍鎭設一衙門令其任札上司不得別有差委專管水利則庶乎有所責成而松江之農事可以無憂矣

松江之田高下懸絕東鄉最高畏旱西鄉最低畏水但東鄉每年開支流小河西鄉每年築圍岸而水利之事盡矣

吕沃洲舊爲蘇松巡按後在南京與其交欵喜談經濟自謂巡按時以爲蘇松急務莫重於水利故吳松江白茅塘七汊港等處皆親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畫成圖本今藏在蘇州府庫中銳意欲開浚諸大河後不曾到蘇松行事遂不得行前年海剛峯來巡撫遂一力開吳淞江隆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能了此一大事哉○白茅塘是李充嗣巡撫時曾一開浚是嘉靖初年其所費不貲今吳淞江之費特十之二三耳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

嚴也然白茅塘不二十年即已湮塞蓋海中皆渾水潮來時渾水湧入潮平後停一時始落渾泥皆淀在河底河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時均繇內原編有淘河夫銀今不知作何項支銷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變用兵六七年中更總督數人所費錢糧數百萬然毫髮無用唯胡梅林稍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擄麻葉誘致汪直皆其謀也其破冒錢糧雖多然其功亦何可終掩哉一時如曹東村任復庵忠勇絕人然卒無所成正以其量小惜費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輩一切置之不問而

獨將任事之人置之於死籍沒其家則此後誰復與　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

沿海防守之處起自吳淞所歷川沙南滙青村楊林而西抵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之兵雖多寡不同大率每處五百名五處總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處大約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給銀八錢則一年總計兵餉銀三萬兩矣但所募之人皆非土著恐一朝有事人皆卸解此其所可慮者一也每領兵餉則吏胥隊長奉食其中而兵無實惠此其所可慮者二也兵人坐食兵銀漸成驕惰散撥

之餘遊手生事因而亂法此其所可慮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後五百之兵革去其半待來春重募亦爲重惜兵餉也然每年新兵教習武藝亦自不易況革去之人素習驕悍不能保其無他此其所可慮者四也今海上無警宿兵無用之地而每年秋糧中加派銀數萬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慮者五也故爲今之計莫善於屯田其嘗討之每兵一名給田二十畝若此處有兵五千當買田一萬畝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敷一半如少則以各項干贓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之

權其重輕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永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憑里長開報必須海防府官與把總指揮公同揀閱令其夏秋務農冬春講武是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如是則兵皆土著且終歲力作無暇遊手則不至驕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姓每歲亦省加派銀數萬是一舉而五慮可以盡去則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澤門在任時余偶論及之澤門曰我近日條陳八事申呈上司已准行五件屯田是頭一件獨不肯行不知何也

建昌府督刑知事毛　禎

督篤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七

四友齋叢說摘抄四

史四

劉瑾擅國日邵二泉先生與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見此人偶失劉瑾意瑾大怒以手將桌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覺蹲倒遺溺於地二泉甫出而蘇州湯葧膠繼至瑾與湯最厚常以兄呼之瑾下堂執湯手而入因指地下濕處語湯曰此是你無錫邵寶撒的尿蓋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恇怯一震之威乃可至此則宋史載楊文公便液俱下事庸亦有之然

楊公亦正人也人言瑾元無反謀只此一事雖族戚亦豈爲過此事聞之王稚宜

顧東橋文譽藉甚又處都會之地都下後進皆來請業與四方之慕從而至者戶外之屨常滿先生善設客每四五日即一張燕余時時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樂乃教坊樂工也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常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闋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鍾每一發端聽者傾座真可謂一代之偉人

王文恪鏊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已病亟文恪即遣人問之石田書一絕爲謝詩曰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槩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豈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畧悕淡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文恪之重賢而存舊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黃泰泉佐馬西玄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酣唱乃知薰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

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涞楊維聰者耶此但足發一笑耳

東橋一日語余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與人沒往來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別箇也罷我在蘇州過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對他說道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肯看別人只看你成得箇文衡山麼此亦可謂名言許石城言介老請東橋曰許亦在坐堂中懸一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乃吳小仙筆也作揖甫畢東橋

即大聲言曰此摹本也真蹟在我南京倪清溪家此畫妙甚若覓得真蹟絕好後上席戲劇盈庭教坊樂工約有六七十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要講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命從人取銀伍錢賞之介老父子大爲沮喪後數日介老即請北京六部諸公亦有教坊樂與戲子諸公聽命如小生樂工賞賜各二三兩是日亦請石城在坐蓋所以示意於石城也不一月歷南京長科萬楓潭劾罷東橋萬名虞愷江西人

劉瑾陝西人與康海西同鄉康在翰林才望傾天下

瑾欲借之　以彈壓百僚故陽爲尊禮之康本疎誕遂往来其門實未嘗干與政事也遂終以此廢棄天下共惜之後自放於聲樂亦簡艹詩人之意呂涇野馬溪田敦厚嚴正無所假借竟與終好蓋亦能亮其心也

李空同與韓貫道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於死賴康浒西營救而脫後浒西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館中聲望藉甚臺省諸公得其謦咳以爲榮不久以憂去大率翰林官丁憂其

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
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渼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時
李西涯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
山遂落籍
東橋言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常閉
目坐不與同坐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携圖幅
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圖幅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
去
李空同作朱凌溪墓誌中其言是賣平天冠者與作
詩到李杜亦一洒徒耳此劉梅菴語也梅菴敦朴

質實不喜文士故有此語同時唯李西涯長於詩文力以主張斯道爲已任後進有文者如江石潭邵二泉錢鶴灘顧東江儲柴墟何燕泉輩皆出其門獨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復徐昌穀自立門戶不爲其所牢籠而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達康浒西得罪雖則出於罣誤亦由其持身不嚴心跡終是難明昔王振擅朝以薛文清是其鄉人擢授大理卿且令人諭旨必欲其往謝薛大言拒之曰拜官公朝謝恩私室豈薛瑄之所爲越數月絕足不往振銜之甚必欲置之死後以事論死臨詰西

市振家厨下一焼火老僕素淳謹振頗信聽之忽放聲大哭振問其故此僕曰我聞鄉里薛鄉人皆呼爲薛夫子若今日論死滿朝必不能容吾輩明日亦當就戮矣振亦感動文清遂得釋若淳西之去就如此則瑾烏得而累之哉

余在南館嘗問府公槐野曰老先生曽與淳西相會否槐野言吾爲檢討時因省親至家對山妻家在華州遣来探親吾造之時值其生朝設客隨送一帖見召吾至妻叔東侍御家侍御問曰明日對山設客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請帖侍御曰明日對

山之客有汝則不當有我輩有我輩則不當有汝何忽如此沉吟久之後對山遣人来致意云明日家主要與老爹講話須侵晨即来吾依期而往少間設兩席對坐近午對山起曰今日老夫賤降客不可無公然吾與令親輩每燕必有妓樂不當以此累公今諸公將至不敢久留矣吾辭出侍御輩至歌妓並進酬飲達旦

趙大周先生言其尊公以歲貢爲武功學官大周隨任讀書於武功學舍中少識康對山今武功志中所稱趙先生者即大周尊公也對山小時即任誕

不羈其所娶尚夫人甚賢對山每日遊處俠斜中與夫人大不相洽後遣之歸而此夫人每日三餐具殽羞精酒飯遣一婢子持至對山家進其舅姑無間於寒暑風雨歷三年如一日大周尊公薦知之召對山立堂下嘵呵之故志中云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者蓋謂此也後趙先生曲爲勸諭譬之以理且爲康長公道其新婦之賢無終絶之道長公夫婦又曲爲勸諭始悔悟迎夫人歸復爲夫婦如初而志中感趙先生成就之恩蓋不一言而足也

呂沃洲言吾巡按陝西到武功日公事畢命縣中携酒在造廉對山對山以吾持憲不設樂相與論文因及時事始甲在至二鼓殊慨慷可聽乃知此公志業不遂其抑鬱之抱寓之詞曲將無以此掩之也

辛卯年與舍弟至南京科舉各携所業見東橋先生適王雅宜養病東橋爰日亭中東橋即携余輩行卷坐雅宜床前相與披誦極口贊賞故雅宜贈余兄弟詩中備言之次日即手書帖来謝云今英流自遠之日久矣迺荷高賢謙損之義倡復古道欽

屬欽屬即屈家尊小倦不獲奉談謏書帕先致謝
私餘容求晤以盡所懷不宣愛才好士今亦不復
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小人
持餅餌一簏来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爲可免嘗
聞唐王魯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賫棒来蘇求衡
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書不肯啟封
此承奉逡巡數日而去
余受官歸雙江先生遣一兵官護送而南托寄衡山
與王陽湖二公書且囑之曰汝歸道蘇當爲我求

衡山一畫汝自作一長歌題其上寄我可也余至蘇首見衡山致雙江之書坐語歡甚後及雙江求畫一事衡山即變色言曰此人沒理一向不曾說起要畫如今做兵部尚書便來討畫意甚不懌衡山於士夫中與陽湖最厚後見陽湖道雙江拳拳之意且托其一慫慂之陽湖搖手云此老我不惹他遂不復敢言竟負雙江之托矣

張石磐鰲山爲南直隸提學其所取文字專尚清新一時陳腐者皆祓黜江南文體爲之一變在南京取文衡山與宗伯昭董修書時吾松徐存翁相公

與張掌科方在弱冠即揆在優等其巡歷松江適一巡撫劉姓者在松劉先發石磐設席餞之贈以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梅三月雨紫燕語雕梁滑鶯坐春渚風便快輕帆花落怨東主人生貴適意適意應如許詩甚清逸即當代名家不能遠過書亦俊健今寫在李塔淮寺壁石磐乃簡肅之子少爲翰林庶吉士其子鳳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聞人亦國朝一盛事也

東橋一日問曰元朗過蘇州曾見楊南峯不曾余對以不曾東橋曰若見此老不要就指望與他做相

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一見之我與南峰舊日相與我陞浙江布政時道出蘇州特往拜之次日南峯来答拜此日府中偶設席相請南峯坐談半日不去使人再三催促此老怫然抽身便起我送至門外亦不相別上轎逕去我送與雷萬一疋書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書萬送還我曰昨日府中自来催促不出老夫之意尊公何故遷怒如此書萬不受也罷賢姪且請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學生不要吃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氣大率如此然接其議論亦自豈豈可聽何可不一見之余

舊知此老生寧且其氣性疎誕平生交知中便少此一人亦不爲欠事終不見之

南峯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奚囊手鏡有皇明文寶有地記諸編其袠皆數百卷凡例既備採摭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之惜乎皆不傳矣

嘗以一素卷求東橋先生書舊作後題云雲間何元朗暨其弟叔皮今之二陸也雅道未衰其在茲乎承以此卷問余舊作輒録數篇求爲商定後嘗雅宜處作一跋語雅宜亡後遂失去今不知流落何

處矣

余求衡山作柞林序序中曰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其所論撰偉麗宏淵自足名世此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不可以無傳也先生方嚴質直最慎與可苟非其人必不肯輕許一字其誤豪奨飾實爲過當故每自砥礪期以無負先生知人之明乃今筋力衰憊竟無可稱每一思之面赤發汗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贋物先生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

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盡求先生題欵者先生即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方與人書墓誌甫半篇投筆而逝無痛苦無恐怖此與尸解者何異孰謂佛家果報無驗耶

王南岷爲蘇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見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騶從及門下轎換巾服徑至衡

山書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是常飯相欵南峴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談文論藝至日暮乃去今亦不見有此等事矣

唐人有言不幸生於末世所不恨者識元紫芝余運命蹇薄不得睹厲胥漢然幸而當代諸名公每一相見即傾盡底裡許以入室如顧東橋文衡山馬西玄聶雙江趙大周王槐野諸公皆是昔蜀湛甘君平谷口鄭子真唯一楊子雲知之遂不泯於世余幸有數公之知亦庶乎可無恨矣

楊南峯少年舉進士除儀制主事即卻上疏請釋放

高墻建庶人子孫匏庵知之語南峯曰汝安得爲此族臧事耶會其疏不得上南峯以志不得行即日棄官歸徑往小金山讀書數年不入城其陳義甚高如此舉措即古人何遠至晚年騷屑之甚

武宗南巡時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竟不得志此正所謂血氣既衰戒在苟得者耶

王稚宜自辛卯秋在東橋處見余兄弟行卷是年秋南歸即訶於石湖之庄連寄聲於張王屋董紫岡欲余兄弟一往相見余與舍弟收皮即移舟造之稚宜相見甚歡飯後送至冶平寺作宿寺距其庄

三四百步所寺有石湖草堂乃蔡林屋與雅宜兄弟讀書處也適陸幼靈芝亦在寺中遂相與盤桓數日每日必請至庄中共飯爾時雅宜雖病甚必起坐共談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所談皆前輩舊事歷歷如貫珠議論英發音吐如鐘儀狀標舉神候鮮令正不知黃叔度衛叔寶能過之否可惜年四十而卒今眼中安得復見此等人

孫季泉轉南京伯趙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於詩此來當必與君結社矣後季泉至果時相酬唱又以孫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極爲相知然終日相對唯

談作律詩之法不及其他夫官至宗伯其所當講者豈矣余心不謂然然其以清謹持已以嚴正守官一時士宦罕見其儷

南京前輩如徐髯仙許攀泉諸人許即太常卿仲貽之父其神情高遠絶無都城紈綺市井之習亦一時勝士東橋石亭諸公甚重之余小時至南都數與遊處後窮祿時二公已亡每思其人輒爲惘然徐髯仙豪爽迭宕工書能文章善爲歌詩有聲庠序間後以事見黜遂爲無町畦之行　先朝薦紳中如儲柴墟瓌莊定山最皆嚴正之士見柴墟集中

有與徐子仁書極相推與又見其家藏寫真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軸上各書贊又有以見前輩持已極嚴而責人甚恕猶有古寬大愽厚之風

唐六如中解元日適有江陰一巨姓徐經者其富甲江南是年與六如同鄉舉奉六如甚厚遂同船會試至京六如文學籍甚公卿造請者闐塞街巷徐有戲子數人隨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是時都人屬目者已衆矣況徐有潤屋之資其營求他逕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因此墜誤

六如竟除籍六如才情富麗今吳中有刻行小集其詩文皆咄咄逼古人一至失身後遂放蕩無檢可惜可惜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說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余嘗訪之蘇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與衡山雖交欵

甚厚後亦不甚相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携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有閑来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紫錢之句風流槩可想見矣

太祖時吾松江始以徵聘仕官於朝者有朱孟辨嘗觀洪武聖記孟辨以翰林院編修改中書舍人則知國初尚有中書省爲政府故中書舍人官在編修上也朱虞滄州生能詩工四體書亦善畫

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法時　太祖初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

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今稱爲經進集云

永樂十八年閏正月天下取到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敍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　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免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春廣東右參政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左異事也相傳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偏身生鱗明日引見其數正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其山西

右布政孫豫松江人家住郡城東南五十里覩河庵之西即余太夫人之曾大父也歷官省轄毫髮不苟家甚貧薄子孫至不能自存今休余家以居二沈學士以善書供奉　成祖朝與中書舍人無錫王孟端同時三人皆能詩文且人品清高今之以甲科在翰林者未必能過之乃知前輩有人大沈名度字民則號自樂二沈名粲字民望號簡庵

蔣性中爲給事中甚清介貧苦刻厲家居時嘗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遄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刺船適一糞船過

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材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蔣給事魯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纔至相並即過船共夾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圊桶官隨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河湖剳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

沒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太祖定鄂金陵其宮殿牌額各衙門與諸勅建寺觀題署皆詹希源筆也　成祖遷都北平其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工署書兼善畫其子暉亦能書官中書舍人

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於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貞有曹雲西家干沙有瞿霆發家張堰有楊竹西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張家干巷又有一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者是也走金帛

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瞿氏即誌中所謂浙西園苑之盛惟下沙瞿氏爲最者是也曹雲西即所謂東吳富家唯松江曹雲西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稱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即有不碍雲山樓者是也余嘗見其像吳繹寫像倪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巷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回祿其家有盈尺王觀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襲藏之樓上火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爲烟所蔽不得

下抱觀音焚死於樓梯者是也張氏即有三味軒者是也想吾松昔日之盛如此則蘇州亦豈敢裂眼爭耶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蓋由蘇州爲張士誠所據浙西諸郡皆爲戰場而吾松稍僻峯涇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彙萃於此董閻漸染之功爲多也

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在勝國時日唯以抄書爲樂其手抄書纔千卷今尚有流傳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錢文通小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啟字東白號曉庵亦有詩名能書乃十大高僧之流亞也永樂中召至京修永樂大典初居延慶寺後爲僧官住持南禪周文襄公爲巡撫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啟公談晤時錢文通爲秀才亦與啟公交款一日學中散堂後文通過詣啟公以藍衫置欄杓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是某秀才藍衫啟公因稱文通之才文襄即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爲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因送郡東東倉基與文通作第

宅今錢氏東門之居即舊倉基也

志中言啟東白末樂戊子主郡之延壽寺戊子是末樂六年則文通爲秀才時正東白修末樂大典回爲僧官往南禪日也

錢文通宣德十年登第在翰林日文才敏贍書學宋仲溫入能品文譽籍甚四方以得其文與字者爲榮一時碑版照四裔可謂盛矣曾在內學堂教書懷恩太監出其門下後恩得時遂援引以至要路當時亦有入閣之議而時望皆歸吕文懿岳蒙泉畢竟用此二公蓋交結內臣文通之得力處在此

而損名處亦在此士君子深當以此爲鑒

黃汝申名翰末樂九年進士於文通爲前輩其詩比文通更爲警拔書學宋克亦遒勁其署書端楷莊重真有佩王冠冕之意曾見其傳桂二字乃張莊懿登第時所贈扁也今子孫尚榜於樓中比詹希源稍豐肥然自是有丰韵可愛但其人苛刻剛忿頗不爲鄉評所歸誌中謂其居家頗自恣鄉鄰畏之常騎白騾入城見者欽避蓋實錄也

正統間王雪航桓陸夢庵潤王同時皆工詩王有雪航集陸有夢庵集時相城沈氏貞吉恒吉弟兄同

居家饒于財是蘇州名家慕陸名招致家塾教其子孫沈石田貞吉子郎其門生也

張莊懿是　英宗朝進士選其道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了掣落其紗帽時初到官失去元服人以爲非吉兆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紗帽帶了徑去明日知州鎖押此人送察院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逕遣出蓋公之寬大仁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張莊懿爲刑部尚書時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醉漢此人素酗酒無賴旁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爹藤棍方見你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亦不問逕歸此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一藤棍回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侵晨頭頂此藤跪在長安街上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即叩頭請死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公之器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稚圭何遠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深知

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来言　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来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来言張侍郎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後馬端肅托人去講遂補冢宰張陞南京吏部尚書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鄉莊簡也曹居鄉嚴重既不減張加之樂易和厚濟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壽至八十六中秋是其誕辰八

十二時西涯作清光八十二回圓詩來賀朝賢屬和者數人後每歲壽日即押前韻寄至晚年不與人事客至則置飲寫字作詩有蕭然物外之意蓋吾松一偉人也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豪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郡中稱爲名族則

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已終鮮及物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毋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以好生爲德而法家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判豈非天之最重者耶即莊懿之報實天有意於厚之也

夏止軒晉心經濟其建白甚夥今載在郡志與名臣錄中讀書有文亦好古其家所藏有太清樓帖二

三卷是宋楊奇品也後歸之其婿沈氏沈名麐字子公中進士是南道御史

錢文通之後則有陳一璞章候公矩方候公繩直三人一時皆有詩名楊君謙雨夜七人聯句記一璞公繩皆與焉餘五人則楊君謙趙栗夫吳人王古直王敬止台州人徐栗夫杭人皆名士也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璞傳中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妙句君語余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

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蓋其推一隻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隻不能爲此言非君謙不能知此言之妙

郡志中載一瓊天順壬午舉於鄉會父喪家居教授不出者十年至成化戊戌登進士第釋褐爲刑部主事其平反之政甚多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瓊贈趙粟夫云萊市街西新卜居豈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揔石儲粟夫得詩連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稚製粟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

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紱計知公天性在山林註云時公稚有長往之志又王敬止贈一瓊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一瓊答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似水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一枝藤一時七人之中一瓊自當稱雄

倪公綰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凡待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栗夫同司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一見君知爲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得恒訪君余

在都下日少及差還性又懶詣人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迂然懶已入骨不能改也京師酬酢既多又開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入寓處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余嘗作手揖疏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詣人家門下問人苦無健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之殊不肯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肯樂言余以爲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荅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爲禮最重至係喜怒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辨也

余以爲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詣侯君者二余以爲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事時即病在家即與一僕存敬栗夫來賀留連入夜乃去心竊以爲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真厚德人也君和易自然無貴賤長幼宜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以爲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夫家時亦有一僕

存敬同在相與談詠時將及鷄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囚例必早入朝侯事而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衆皆以爲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處處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於此一傳可見公繩立朝無時俗之態故見重於南峯如此然於弘治之間而士風已自如此於今也何左

郡志中於侯公矩下稱其有文名不載侯直能詩今觀七人聯句中公繩詩時有佳句亦無忝於此六人者乃知前輩皆有實學不虛事表襮今吾松爲

爲詩文者甚衆篤而論之未必盡能出公絕右也

張東海爲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將入覲緘紙一篋索公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書手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

錢文通舊祀鄉賢祠中郡人以公嘗以大紅雲布作吉服入朝內監見而悅之言於　上前故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貽華亭永害嘉靖中斥去之此二事張西谷所記

夫名宦鄉賢二祠蓋所以崇德報功激勸來者血食廟廷夫豈細故名宦則載在祭統原以五者定之

我朝　唯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勞於江南府官則太守樊瑩經制糧運同知王源奏減稅額此皆所謂法施於民者又教授胡存道身衛廟學以死勤事此數公者以祀典律之可以無媿其餘雖循吏輩出然無関於五者但當於郡志中載之名宦傳而已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也若但做文字亦非立言之謂我　朝唯張莊簡時給事性中曹定菴顧東江孫文簡五人東江人雖病其少隘然剛方清介特立獨行亦自難到文簡則厚德絶倫皆可以爲世法此可謂

立德張莊懿在刑部奏行條例數十件着在今甲夏止軒張白如臨清設兵備以聯絡兩京之勢朝廷至今行之可謂立功如夏止軒作政監亦足垂世立訓此可謂立言錢文通則原無此三者且多物議故嘉靖初年余新入學時每一祭丁則衆議沸騰有輕俊好說議者臨祭時常以文通神主置於供卓之下而西谷所謂斥去之者不知果於何年也衡山先生凡我輩在坐輒戒其子孫曰吾死後若有人舉我進鄉賢祠必當嚴拒絶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厚面皮也今吾松

士大夫子弟亦有爲其父祖營求入鄉賢祠者無非欲尊顯其父祖之意此皆賢子孫也但不入不爲辱苟既入而一有異議或遭斥去則辱及其父祖甚矣是可不詳審之哉萬曆癸酉馬南江入鄉賢祠余隨郡中諸士夫往奠見錢文通牌位尚儼然在列不知西谷何從有此言或既黜而後有姑息者復仍舊設之也然不可不考也余遍觀諸賢自漢歷宋元千二百餘年不過十餘人我　朝二百年中纔四十有贏乃知　列聖陶鎔賢才輩出固宜彬彬如此世或謂今人不及古人抑又何耶

然其中不能無臧否優劣後必有能辨之者

隆慶辛未十月大府李蔡菴先生行鄉飲酒禮府學推舉士夫二人申請一顯宦一外官有厚貲者蔡菴皆不准行即於申文後批發云郡中有里選仕官積學勵行可範後學者該學不知其人乎庠友陸雲山者有識之士曰此必爲何栢湖無疑遂作一呈子申府蔡菴批允行學敦請余往固辭二次蔡菴堅欲致之余是往生本不足以塵瀆　朝廷大典然余嘗謂凡郡縣有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當率先遵行以爲百姓之望鄉飲固不足爲

某之重輕但邇年鄉飲皆以請托行賄而得故非高爵郎冨室也今太府皆廢閣不行而獨重念一寒賤之士不由學校推舉遥自批行某何敢自爰而不成全其美政乎故勉強應命二次然當讀法升歌之際仰窺　聖祖垂世立訓舉此巨典而敬老尊賢之禮鄭重如此則凡與斯飲者能不感發思奮耶某以諛劣叨坐介位默自循省不覺面赤發汗故今已辭謝不敢復出以久玷清列矣

李希顏字原後與東江同年進士爲人公正剛方東江甚重之爲雲南按察使卒於官其屬纊時滇中

人見其穿大紅袍乘大轎擡出衙門皆以爲平昔正直陰司召作冥官也

顧東江清於弘治六年以鮮元會魁登第李西涯當國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江首往謁之時尚未考館選莊簡有意欲留在吏部語之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留你在我部中亦好東江曰某是箇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体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行纔曾見錯了亦可謂名言

顧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一日

来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沱惟
簪王大用輩其一人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注
以染作爲業家頗温厚學雖不逮諸公然其家好
賢常館穀諸公者人持銀壹錢買三牲祭物其猪
首一枚不能掩豆鵝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
文亦是鶴灘来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大紙書之
者祭畢鶴灘坐待令主人治福物来共食東江出
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去可見
前輩舉動其真率簡質顯如此
東江居喪既祥後鶴灘来訪東江留飯惟殺一鷄買

魚肉三四品而已時鶴灘已有酒病畏見腥氣而人對飲直至更深鶴灘要吃黃鯽時深夜已無賣者遣東江一叔開舰子行遂往扣門取數升烹食至夜半而去此二事是其弟顧鶴泾說顧小時爲岸生年八十餘誠篤人也余每訪以舊事親爲余道之

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來往雖同年如宋大參愷張掌科弘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顧昧齋曦戚龍洞韶張一桂冕諸布衣遊處而與顧尤厚顧是一老儒善詩如橫雲山詩野人月黑偷金盌山鬼

天寒泣夜蘿之句尚爲人誦傳東江於士夫中獨重周北野佩東江家居不汎然交與其所常會飲者有張鴻臚東園及莊簡任子劉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爲劉彈琴者陳約庵以舉人官至州守居常若鄭諸人皆薄宦清貧無位勢或者東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嘗見其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余妹壻引至其

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閑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終始不倦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父輿字廷燦解元登第爲翰林編修兩世通顯家居北郭有田不上數頃室廬荒敝常閉門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今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東江小時從張友蘭學後受經義於任孝友先生二公在東江童幼時即識拔愛重之後至顯貴作祠堂於超果寺歲時奉祀亦可謂篤於故舊之義矣

任氏自浙徙松松鄉以來世代讀書後有勉之太祖開進士科松郡登第者自勉之始官至參政後又有孝友先生孝友中鄉舉歷官長史居鄉亦簡重前輩如張果庵誥者其人本無可稱然每一上司至必約孝友同往相見孝友不至終不先入此尚有前輩之風今不復見矣是徐長谷言之

楊王峯素剛直爲郎署時過家時喻子乾時爲松江太守張燕待之喻頗風流與戲子合喫酒楊郎厲聲言曰喻子乾此是何等模樣喻失色王峯名瑋字伯王　武宗朝爲光祿少卿　武宗好養畫眉

中官每日至光祿寺索子鵝頭幾十作盡眉食楊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　武宗怒遣中官詰責令楊自來回話楊穿白布裙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用謫瀘州知州時鄧茂七反林見素方提兵征剿見素令楊招撫楊單騎入賊巢喻以禍福茂七即時降

其弟杜菴名燦嘉靖初爲南京考功郎中時豐南禺爲本司主事豐多才頗放曠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帶妓女而行是年適當考察科道皆在楊當堂

大語曰本司主事豐坊頗多物議當去人聞之皆痛快一時服其嚴正

陸文裕在翰林時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纂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　聖德日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謫授山西提學副使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校少一

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觀此二事文裕之剛決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

孫文簡公盛德絶倫余家姑友爲其甥唐科之婿唐是都憲公之孫後科早世余表姐寡居文簡在京時每歲時寄至家中節物如紬絹簪珥之類余表姐亦皆沾及未嘗不從厚每年如此無一年空缺東江先生其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日着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輿繞成得一箇可又一春帖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孫子龍至今

懸之堂中

孫文簡言若不出口在南京主試時某亦在場屋中是年偶丁第後相遇於南都文簡語余曰主司在場屋中欲求得佳士甚于士子之求主司但一時不能知無可柰何言罷面色通赤

文簡在家家人或有生事者人言文簡縱之實不然蓋文簡天性疑重雖盛怒亦發而不出其有生事者非縱之實不能禁也故自雪岑公来兩世通顯雪岑官至延平太守文簡歷官四十餘年位至宗伯而臨歿之日猶不能殮此豈可以易言哉

雪岑公在朝所交與者皆一時名士諸公與雪岑往
来尺牘其孫漢陽太守允執勒之於石其詞翰皆
可傳者也
磊塘張氏莊懿公之後世有厚德與余家姻連近因
小兒之喪見其行禮二次皆可爲世人法蓋不但
江南所無當此薄俗恐海内近亦不能多見也受
所乃磊塘仲子以甲科官至憲副可謂通顯矣頭
七時即来吊受所戴青方巾穿白絹直裰到門易
白絹巾與四兄弟一同行禮坤玄少塘其親弟玄
朗其從弟也拜罷而去受所兄弟六人餘二人則

長兄涇泉余女孫之舅從弟冲宇余姪壻二人不至則別欲舉奠也近時人一登甲科則羞與其弟兄同事必一人自行凡吊喪則穿品服乘顯轎至人家始易素服此習俗盡然今受所與兄弟一同行禮此見其處族黨之厚微服小轎而吊此可見其處親戚之厚士大夫苟欲以厚自處者要當以此爲法

後數日涇泉来舉奠陳設祭品後涇泉行禮凡酒與湯飯之類皆涇泉執奠其子于善接受棒置靈几前不用從人且相慣習不煩言喻余問之則張氏

家廟中時享皆子姓有事不用外人此亦得之創見者是雖莊懿遺範之善然子孫能守亦自不易

坤宇名仲順字士正在諸昆季中尤蘊藉有雅致家有廣庭脩竹其書室中窓檻軒敞書史堆案每文士至即延納談晤遇一酒徒即與顛倒頗不擇顴有劉公榮石曼卿之風若以俗事来告者非惟不入於心亦且不閑于聽原無此根在內也蓋出塵離垢之士近代亦罕見其比且酒名皆精美飲酒數升後益温然可愛余每入其室不覺鄙吝都盡

沈鳳峰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鬬草社心如大古

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蘇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枯碎石爲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如小兒此二言蓋其實録也

余正俗篇中極言今世用棋架增高與競相崇飾金玉酒器之非一日范中方太卿設客余亦在坐見其陳設除去此等果子用竹絲合散置數枚行酒

皆足盡雖罰觥亦用新瓷爵蓋狂瞽之言一時陳其所見本無足取而中方遂能相信如此可以見其勇於從善苟人皆若此何患天下無善俗耶蓋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吾松近日唯王西園最有勝韻彷彿古人余小時猶及見之王以歲貢爲太順訓導其人黑瘦骨立善書畫亦足奔走人每一入城好事者爭趨之其舟次常滸喜歌曲曾教粧戲者數人名冊桂者亦有聲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昔年路北村爲太守時

陞任去余與王大參道甫楊鄧推運之豪其賞識求書畫贈行此日西園留飯有堂屋三楹中間坐客兩邊即寢室中着侍姬飯畢作畫其供筆硯圖書者皆侍姬也蓋有姜白石之風今無復有此風流矣

王海樵今大參白谷之父也讀書博古爲本府賢尊正術延名師教其子昔日存翁相公與大參聯業即遊學於其家塾館待甚厚存翁相公登第後大參即與余兄弟會文每余兄弟至其家必延款懇到出前輩詩文評校竟日余小時受其教甚多今

白谷名位尊顯爲賢士大夫則海槎好士之報也
余家二府君長君諱嗣字宗徹次君諱孝字宗本兄
弟同居七十年雖白首猶不異財以孝友稱於郡
中兄弟必共食雖妯娌亦未嘗異餐七十年如一
日次君尤好學余兄弟小時府君每提携遊行必
教讀詩書二經皆口授至終卷不須揭本後延名
師雖重費不惜郡中諸賢達亦必延致或具束修
令余兄弟往見凡可以教余兄弟者無不曲盡故
舍弟亦忝登甲第惟良俊最下劣鞭策不前以負
二府君之教其何以自立於天地間耶

松江之以詩文著載在郡志者　國朝二十九人
袁凱　顧祿　朱芾　錢騤　王應龍
周彥才　陳璧　焦伯誠　陸宗善　任勉之
陳詢　沈粲　黃翰　錢溥　溥弟博
夏寅　金鉉　張弼　侯方　陳章
陸潤玉　王桓　曹泰　朱應祥　錢福
夏宗文　徐叔珙　陸厚　張羊
皇明風雅廿二人諸集未見者二人董佐才　王良佐
皇明珠玉四十一人諸集未見者廿九人張璞　廷采

號灰山　陳棐應宸號草亭　金鉞汝潛訓導
林崇廷寵同知　焦善可欽　曹昂時用　計璦
吳晟汝器　姚舜民號默軒　張術敬先主事
孫怡廷愉學正　曹元復初　曹椿希綵　楊顯
德昭　張元凱舜臣　陸銓以行　俱華亭　邵
宏遠號桐江　黃宏號病鶴　強順號勤齋　劉
恒號聰潮　錢祐汝吉　朱息澤民　黃謹韜菴
陸殷尚質　高雲汝昇　姚諫正言　陸晉卿號
松雲　姚謨嘉言　俱上海　釋瑞永常
明音類選共九人諸集未見者二人顧清　朱豹

自國初以来諸集未見者七人曹知白貞素號雲西
任叔寔有松鄉集　陶九成號南村　邵亨貞復
孺　錢鼒號艾納　李至剛　周輿　張悅有定
安集　曹時中有宜晚集　曹時信